

买下流浪汉带到矿上做工并伺机杀害,向矿主索要巨额赔偿——

伪造矿难欲诈矿主百万元

□据 新华社

花钱买下一名有智障的流浪汉,带到矿上做工,然后伺机将其杀害,伪造成矿难,再找人冒充其家属,向矿主索要巨额赔偿金——这本来是电影《盲井》里的情节,可是前不久,这样的电影情节却在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县虎圩乡真实上演。

记者日前走进发生矿难的东乡县铅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通过采访矿山管理者、公安民警和犯罪嫌疑人,这起假矿难案件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事发矿山
(新华社发)



真相 杀人造“矿难” 骗取高赔偿

经过多轮审讯,一个蓄意杀人并制造矿难假象骗取高额赔偿金的作案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据冒充死者亲属的犯罪嫌疑人卢几且交代,2010年10月,他们就开始谋划,花5200元钱从四川省雷波县一个居民手里买来一名有智障的流浪汉,为他制作了金阳县的假身份证和户口簿。据犯罪嫌疑人交代,当地不时有人从外地诱骗有智障的流浪汉,并从中牟利。

和死者一起到矿里打工的犯罪嫌疑人卢几且告诉记者,3月初,他们5人带着这名有智障的流浪汉假装到东乡县铅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打工。他们一下矿井,就开始寻找作案机会。观察了几天,发现那个通风井是他们作案的理想地点。3月11日晚上,他们把流浪汉从通风井推了下去。

警方 团伙分工明确 不像初次作案

负责侦办这起案件的东乡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中队长李斌说,这9名犯罪嫌疑人分工明确:5个人带着智障者一起打工并把他害死;1个人负责安排他们到矿上干活;2个人在家里等消息,智障者一被害死,他们就冒充家属到矿里索取赔偿金;还有一个人负责办理各种假证件。

东乡县公安局副局长王新国说,因为组织严密,而且蓄谋已久,这个团伙作案具有很大的隐蔽性。一是事故现场伪造得比较好,从表面上看很像一起安全事故。如果不进行深入调查,很容易被蒙混过去。二是他们抓住厂矿老板希望隐瞒矿难、不敢声张的心理。

王新国说,虽然还没有证据表明这个团伙是惯犯,但从作案手段、作案特点和熟练程度来看,这个团伙分工明确、作案严密,不像是初次作案的样子。

经过审讯发现,和死者一起到矿里做工的5名犯罪嫌疑人使用了假身份证明,其实他们都来自四川省雷波县。东乡县公安局民警从网上发现,全国各地发生过多起类似案件与雷波县人有关。

“下一步,我们准备在周边地区的矿厂了解情况,看看有没有类似事故。同时,对这个团伙成员的行踪进行调查,看他们是否有前科。”王新国说。

目前,这9名犯罪嫌疑人被关押在东乡县看守所,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江西省社科联副主席吴永明认为,这起案件的发生表明社会救助工作还存在很大不足,同时用人单位用工的不规范也难辞其咎。按照劳动法的要求,用人单位在招聘工人时,不仅要做好身份认证,还要体检。如果用人单位严格执行规范的用工程序,智障、智残人员根本不会被录用,犯罪分子也没有作案的机会。

“矿难”工作几天就遇难 亲属不悲只想钱

3月11日晚上,东乡县铅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采矿管理人员叶初春接到电话,电话那端声音急促:“矿里出事了,赶紧过来。”他立即赶到事发矿井,一个奄奄一息的矿工被工友们抬到井口。“当时,人还没死,我们赶紧把他送往医院,但是在途中就已经死了。”叶初春回忆说。

死者身份证上的名字叫吉鲁史格,来自四川省金阳县,和他一起来的还有5名矿工。东乡铅

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员李样堂说:“这6名矿工3月3日来到矿里,8日才办好工伤保险,11日就发生了矿难,他们只上了几天班,我们对死者几乎没有什么印象。”

吉鲁史格工作才几天,就发生了矿难。李样堂说,最初矿里根本没有怀疑这里面有问题,只是觉得倒霉,并联系其家属协商善后事宜。

14日,两个自称是死者亲属

的人来到矿里,他们还带来了死者“妻子”签了姓名和按了手印的委托书以及当地公安部门出具的死亡证明。

“他们一来就狮子大开口,要我们给120万元赔偿金。”李样堂说,“因为死者亲属要价太高,双方协商陷入僵局。”

而且,死者的妻子或父母等主要家属没来,让矿里觉得有点不正常。李样堂说:“按照惯例,发生矿难我们一般和死者妻子或父母协

商赔偿事宜,但来的两个人一个自称是死者的侄子、一个是远房亲戚,我们觉得有点奇怪。”

此外,协商时死者亲属毫无悲痛之情,目的明确,直指赔偿金。

此时,当地公安人员正好到矿里开展走访活动。听到情况介绍,有着10年刑侦工作经验的东乡县公安局虎圩派出所所长邹晔隐约感觉这起“矿难”有问题,他不动声色地建议矿主“谨慎处理”,同时立即将情况向局领导汇报。

疑点 死亡证明预先开 身份户口皆造假

这起普通人眼中普通的安全事故,在经验丰富的公安民警看来,其实疑点重重。

虎圩派出所所长邹晔说,最初让他产生怀疑的是死者亲属带来的那份死亡证明。“这个明显不符合程序,尸体还在我们这里呢?怎么就开出死亡证明呢?”他说。

而且,正常情况下,亲人出事了,家属第一反应都是迅速赶往出事地点确认,因慌乱而无暇顾及及其他。这两人居然还记得开证明,准备充分,显然有违常理。

此外,两名亲属和矿主协商赔

偿事宜的表现也让邹晔觉得可疑,最初他们要120万元,协商陷入僵局后,他们主动把赔偿金压低到80万元,这就不太符合常理,正常情况下家属不会这么着急把事情解决掉。

种种迹象表明这起“矿难”有蹊跷。东乡县公安局决定立案调查,公安民警兵分几路,分别到殡仪馆查看死者情况、到事发矿井现场勘查以及到死者户籍所在地核实死者身份。

经过现场勘查,民警也发现疑点,死者发生事故的现场并非其工

作场所。死者本来应该在井下160米的工作面工作,但他却从距工作面37米高的尚未打通的通风井摔下来。

“我们当时想不通死者为什么要到那个地方去。打个比方说,我明明是你到院子里扫地,你怎么从楼上摔下来呢?这是个很大的疑点。”邹晔说。

前往四川金阳县核查死者身份的民警也有突破。民警按照死者身份证的地址找到死者的“弟弟”,发现死者的身份证和户口簿都是假的。民警拿着户籍证明给死者的